

讀《傅熹年先生捐贈宋版〈大方廣佛華嚴經〉》補記

程有慶

內容提要：本文詳細介紹了宋版書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的版本來源、捐贈細節過程及其珠合璧還的重要意義。

關鍵詞：冀淑英 大方廣佛華嚴經 宋版書 傅增湘 傅熹年

上世紀的1990年，著名藏書家、校書家傅增湘（1872—1949）文孫傅熹年先生等向北京圖書館（即今國家圖書館）捐贈了一冊宋版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使這部珍貴異常的80卷巨著得以劍合珠還，全書重聚。國家圖書館著名古籍版本專家冀淑英先生對此感到十分地高興，特為《北京圖書館動態》寫下一篇題為《傅熹年先生捐贈宋版〈大方廣佛華嚴經〉》的報導性短文，筆者僅就當時經歷及所知，為之補釋些微，贅附於後。

《傅熹年先生捐贈宋版〈大方廣佛華嚴經〉》登載於1990年7月6日印發的《北京圖書館動態》第23期（油墨印刷），因非正式發表，故為2004年9月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《冀淑英文集》所失收。《北京圖書館動態》刊佈此文時，加有【編者按】云：

一部宋代刻印的佛經，不知何年分散，今幸得劍合珠還，全函重聚，實乃書林佳話。而玉成此緣者，正是著名藏書家傅增湘先生之後傅熹年先生。宋版書向稱中國古籍之寶，擁宋本而不居奇，慨然捐贈國家，此種高風亮節，確實令人感佩。這是愛國主義思想的具體表現。本刊發表此條消息，一是褒揚傅熹年先生的善舉，二是希望我館全體員工進一步發揚愛國愛書的敬業精神，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。

宋朱紹安刻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是周叔弢先生生前最為喜愛的善本，其中所缺失的第三十四卷一冊，曾補配宋寶祐二年（1254）江陵府先鋒監李安檣刻本。周氏藏書歸入國圖之後，此冊匯入宋寶祐所刻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之中，冀淑英編《自莊嚴塔善本書目》時未予揭示。該冊卷末有勞健手跋云：

沈丈寐叟藏北宋契華嚴經八十卷，余曩作緣歸之叔弢，紙光墨采，瑩潔動人，宋刻上驥也。惜缺第三十四一卷，差為美中不足。頃叔弢從範成和尚乞得此卷，適補其缺，功德圓滿，是大快事。此卷為寶祐李氏刻於襄陽者，範成和尚藏數十卷，他卷有李氏題記，因依式摹寫而記其後云。戊寅（1938年）七月桐鄉勞篤

文識。

勞健（1905—1938）字篤文，勞乃宣之子。熟識古書版本，善書法，小楷尤為精妙。勞家與周家兩代世交，勞健更是周叔弢莫逆摯友，周氏藏書中有其手跋者頗多，如宋蜀刻本《孟浩然詩集》、北宋刻本《文選》即有勞健手跋；又傳增湘舊藏宋刻本《東觀餘論》，係1933年周叔弢由日本文求堂購回者，該書不僅有勞健手跋，且手錄周叔弢題跋，足見二人交誼之深。

“沈丈寐叟”即海日樓主人沈曾植（1850—1922），字子培，號乙庵，晚年號寐叟。宋朱紹安刻本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原屬沈曾植舊物，周叔弢此書之得，時間當在1922年沈氏卒世之前。

範成和尚是上世紀30年代“影印宋版藏經會”的理事，曾四處探訪、調查宋刻佛經。1933年，他在山西趙城廣勝寺發現古刻佛經，遂做了初步梳理，但當時並未搞清楚是怎樣的一部佛經，後來經蔣唯心研究，發表《〈金藏〉雕印始末考》，始知是金代刊刻的大藏經。由此，這部大藏經便被定名為“金藏”，或“趙城金藏”。而這部《趙城金藏》的最初發現者，就是範成和尚。^①

《自莊嚴堪善本書目》是周叔弢（1891—1984）先生所藏善本的目錄。《楞嚴經》有言：“佛莊嚴，我自莊嚴。”周氏藏書室名“自莊嚴堪”，蓋取其義。周叔弢捐書後不久，當時北京圖書館主持善本部工作的趙萬里先生，在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先生的支持下，曾計劃編一部附有書影的書目，可惜由於種種原因而未能實現。直到1980年，為慶祝來年周叔弢先生九秩華誕，冀淑英先生特趕編《自莊嚴堪善本書目》，以作紀念。周叔弢先生為此十分高興，他在給家人和友人的信中多次提及此事。如1980年4月26日與家人的信中說：“冀淑英為我編書目，盛意可感。”1981年7月23日寄家書中說：“《書目》匆匆看了一遍，略加修改。士禮居書匣可不提，因尚有吳枚庵、藝芸書舍，未能盡列也。望與淑英一商。”1982年8月21日致黃裳先生信中又說：“趙斐雲先生生前擬北京圖書館捐書之家各編一目，略仿書畫錄之例，詳錄題跋、印章，加以考證，並附書影，正與先生之見暗合，未幾作亂不果。最近冀淑英據手中已有之材料編成《自莊嚴堪善本書目》一卷，不知何日方可付印也。”

1981年，冀淑英完成了《自莊嚴堪善本書目》的編訂工作，當時由善本組的馬侗瑾先生抄錄刻板，印製成若干油印本。1985年，此書終於由天津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，書前插增的50幅書影，均為周叔弢先生親自選定。遺憾的是，周先生於1984年2月離世，未能親眼見到這部書的出版。馬侗瑾先生寫字特好，工作起來認真不苟，北京圖書館善本閱覽室卡片目錄中，存有大量她親手刻板抄寫的卡片，筆劃規整，字跡清秀。後來傅熹年先生整理《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》，冀淑英先生又介紹她幫助傅先生做抄錄工作。1993年中華書局出版此書時，即據傅熹年先生和馬侗瑾先生手寫本影印上版。^②

傅熹年先生捐獻宋刻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是在1990年的5月間。此前，傅氏家人寫給北京圖書館一封信函，表達了捐書的意願，讀之實令人感動。茲抄錄全文如下：

北京圖書館負責同志：

最近我們在清理劫後退還的先祖藏園先生遺書時，發現宋刊宋印本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三十四一冊，恰為貴館藏本所缺。由於先祖生前和貴館有很深的歷史淵源，他手校書八百餘種和生平所藏主要善本都保存於貴館，我們一致同意將此冊無償地捐贈貴館，使成完璧，敬希哂納。

先祖生平耽愛典籍，經他搜訪配補使成完帙的古籍有數十部之多，最著名的即今藏貴館的宋紹熙四年吳炎刊《東萊標注老泉先生文集》，經三次搜訪始成完書。現在我們有機會能做法先祖的榜樣，使這部八十卷巨帙的《華嚴經》分而復合，缺而復全，極感榮幸。

專此，並祝

敬禮

傅熹年、傅燾年、傅萬年、傅美年、傅燕年、
傅嵩年、傅鈺年、傅延年、傅順年、

李治崇、李蓮 同啟

一九九零年四月

當時我作為經辦人，曾參與了宋刻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的接收登記等工作。記得傅熹年先生曾特別囑咐我，此書是他們兄弟姊妹大家共同捐獻的，捐獻證書一定要寫上所有人的名字。

辦理完書籍交接等各項手續之後，國家圖書館為表達謝意，特於某日邀請傅熹年先生進入善本書庫，參觀傅增湘先生早年捐藏的古籍善本及書桌、坐椅、硯台等物；又在文津街老館食堂薄備筵席，由副館長楊訥先生出面，宴請傅熹年先生。當時同桌共餐之人，有冀淑英、善本部主任李致忠、善部副主任方廣鎰先生^①。我作為具體工作的經辦人，亦忝列其中。席間說話，不時涉及書籍流傳的歷史與掌故，冀先生與傅先生交談最多，從幾位先生的談話當中，使我深切體會到，珍貴善本都有其流傳的歷史。它們保存到今天，十分的不易。不知書，則無以談書，又何以談愛書？

國家圖書館之所以能有今天如此豐富的善本收藏，一方面是得益於有眾多像傅增湘、周叔弢這些知書、嗜書藏書家的無私奉獻；另一方面，則由於有許多像趙萬里、冀淑英這樣懂書、愛書而為圖書館收藏善本嘔心瀝血的古籍版本專家。藏書家收藏的珍本古籍中，常捺有“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”的印章，實際上，趙萬里、冀淑英先生以及前輩眾多的著名藏書家，都是這些珍善書籍的護持者。他們為保護國家珍貴古籍所做出的重要貢獻，值得後人永遠銘記。

時光荏苒，歲月如梭。重讀冀淑英先生這篇文章時，纔感悟這竟是二十年前的舊事，而她也離開我們十年了。然而，冀先生當年為我們講述、介紹善本的情形，猶歷歷在目；她的音容笑貌，仍深深地印刻我的腦海中。

2011年4月15日

注釋：

① 關於《趙城金藏》的發現，新近有李際寧《發現〈趙城金藏〉的前前後後》一文，連載於齊魯書

社 2009 年 1 月出版的《藏書家》第 15 輯以及 2009 年 6 月出版的《藏書家》第 16 輯，可參閱。

- ② 馬侗瑾先生幫傅先生抄寫《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》，緣於冀淑英先生的介紹；除馬先生之外，還有一位館外的老先生也幫助抄寫了。這些都是後來傅熹年先生告訴我纔知道的。
- ③ 當時北京圖書館由於財政經費頗為緊張，故祇能在老館食堂宴請傅熹年先生。傅先生參觀善本書庫，善本部副主任張國風先生參與了接待。他因臨時有事，未能去文津街老館共餐。

（作者單位：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善本組）